

# 收藏快报

中国文博类权威媒体 海峡两岸同步发行 官网:www.dfsc.com.cn

2017年8月9日

第31期(总第716期)

刊号CN-35(Q)第0078号 国内邮发代号33-52 逢周三出版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石狮日报社主办 总编辑:茅罗平

## 15-16世纪不空成就佛像



高26厘米,可分为主像和台座两个部分,主尊头饰螺发,具高肉髻,顶置牟尼宝。面庞长圆,眉间饰有舍利镶嵌的白毫。上身躯体挺拔匀称,四肢修长劲健。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袈裟轻薄贴体,肌体的起伏透衣而出。在北京保利十二周年春拍会上以304.8万元成交。

## 5件重器拉动10个亿“青铜热”市场效应来袭

唯一存世的南宋宫廷旧藏兮甲盘拍卖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加佣金后达到2.1275亿元的成交价也创造了古董艺术品中国的拍卖纪录。三个月前就开始的青铜热在这里完成了在内地市场的爆发。从海外到内地,此次纽约佳士得藤田美术馆专拍达到近年来青铜器拍卖市场的高点,而今兮甲盘作为国内首次的亿元青铜器成交,无疑再次增

添了不少关注度,而市场上五件重器就拉动了10个亿,这或许对于此前“外热内冷”的青铜器拍卖市场传达出一份积极的信号。这场青铜热会持续引燃吗?从网络近年检索出的青铜器专场成交数据看,大部分成交依然在海外拍场。最被看好的青铜器市场当属美国,佳士得与苏富比对海外青铜器及其他高古类的作品销售在运作上已经非常成

熟,并且有庞大的购藏群体作为支撑。随着高端青铜器开始向内地市场云集,藏家多了,精品进入收藏领域就藏而不漏了。因为鼎、彝、尊、卣这类青铜器中品级较高的藏品存世量不高,且价格昂贵,所以这几年有一些中小藏家把原来聚焦在礼器上的目光,转向了青铜兵器、铜镜、杂器等小门类,这些门类因此也在市场上崭露头角。(段维佳)

## 古韵悠然 苍润深远——

# 明代吴派名家关思《山堂读书图》

湖北武汉 云端玉 周玲

明代山水画家迭起,在明代万历年间,出自吴门派的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关思,文才隽永,能诗善书,他的山水画秉承吴门派传统艺术风格,远师宋元名家,气韵生动,塑造传神,极富意蕴特色,画名重于海内。

关思,字何思、九思,更字仲通,号虚白、慎思,生卒年不详,其主要活动时期大约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崇祯二年(1629)曾创作《梅花竹石图》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关思为明代中期画坛著名的“吴派”名家,游历名山大泽,一生寄情山水,并有不凡的造诣,留下绢本《深山幽居图》、纸本《秋林听泉图》《松溪话旧图》《松风斜照图》《溪山访友图》等大量山水画作品,并有《山水图》《松溪渔笛图》《秋亭观鹤图》《重岩积雪图》等山水画作,分别被浙江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大博物馆收藏。

武汉博物馆藏《山堂读书图》轴(见图),是关思代表作品之一。纸本设色。右上方有作者款识“关九思”三字,钤白文“关九思印”。画面意境宏阔深远,远处云海苍茫,数峰山脊隐然峭立,一座巨大的山峰高耸云端,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凛然气势。峰上植被苍郁,松托云天,四面险峻陡峭,山腰云雾茫茫,几乎无径可寻,斧柯不闻,樵夫绝踪,如梦似幻,仿若人间仙境,让人睹画遐思,产生“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苍然联想。近处山势连绵,草木繁茂葱茏,两峰之间,一线瀑布银练般流



直下,形成一泓溪流绕山过坡,最后汇入宽阔的江河。河面上水流平缓,一波如镜,涟漪圈圈,水之婉约与大山的雄浑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凸显山水不离不弃的和谐面貌。画面下方,一座小木桥搭建在河流之上,两岸苍松翠柏,茂林如盖,细笔勾勒乔松森森,林阴苍翠。左边山脚垂阴下,一处闲静院落依山而

建,院墙低矮,从正门处一小小门楼进入院中,便是正房,四角翘檐,疏毫描绘,精雅别致。隔着河流、小桥,右边山脚下空旷之地,有一四方茅亭,精巧古朴,掩映在林阴之下,仿佛是左边房舍主人所建读书之所,虽为局部景象,却是此画的主体所在。亭中一人正在捧读书卷,全神贯注,其乐陶陶,生动传神,衣纹细劲流畅,虽不闻其声入耳,但其观书神态心无旁骛极其认真,与四下里的山野风景融为一体,布势疏朗,景物宜人,情景交融。

此画以“山堂读书”为题材,以高山、林木、云雾、流水等山野之间特有的自然景物,以及村居人家、茅亭、小桥等富有烟火气的人间景观,营造出一方高士隐于山林、心无旁骛漫读诗书的世外桃源一般的天地。作品构图上匠心独运,繁密有序,丰满而不拥塞,整饬而不荒率。布局严谨丰腴,以精秀之笔写出萧疏淡泊之气,但见景物简繁错落,重重叠叠,各得其所,布置极为妥当。画面采取远、中、近三段式结构,兼容黄公望笔意和王蒙风貌,取景平远幽深,造型逼真,寓意万千。在疏简苍劲的笔墨挥洒下,只见山景层层深入,云山满幅,远接天际,烟岚叠嶂,变幻无穷,仿佛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格调雄健,意境开阔。山石树木离披纷纭,以双勾画松,以披麻皴绘山石,表现手法粗疏结合,笔法细腻,墨气厚重,人物飘逸出尘,景致古朴古雅,神采独具,仿王蒙笔意,兼有董、巨遗风,令人阅之眼廓廓清,如沐清风。作者墨笔山水之精妙老辣,应该为关思晚年作品。

## 导读

笔墨见真章

——观历代名家书法



——>>> 详见2版——

“文人收藏”:往事并不如烟

——>>> 详见3版——

艺术圈刮起IP经济旋风  
“农民毕加索”作品价值几何



——>>> 详见5版——

“福建官局造”壹毫银币  
究竟铸于何时

——>>> 详见14版——

“岭南画派三杰”陈树人  
博采众长终脱窠臼

——>>> 详见16版——

敬启

因服务器升级,本报收稿电子信箱已变更为sckb@vip.163.com,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

本报编辑部

## 本报评论

## 我们去博物馆看什么

最近,一则国家博物馆菩萨坐像“被摸”的视频引网友热议。被摸的佛像为“彩绘漆金木雕菩萨坐像”,创作于明朝。笔者想说,这位大胆的摸佛者,是去博物馆沾佛气了吗?斗大的“禁止触摸”也视若无睹。网友的批评声音也主要集中在观者素质问题上,博物馆方面也表示虽然民众整体素质在提高,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今天我们不谈这些,我们谈谈去博物馆,我们看什么。如今的博物馆参观,更多的带着一股旅游的气息,就像那位摸木雕佛像的参观者,对于这样的参观群体来说,或许去博物

馆就和去景点拍照看日出一样。最近还有一则报道,说敦煌石窟不堪重负,石窟环境也因为游人太多而环境受破坏,文物的留存也将受到威胁。管理方也呼吁大的旅游团错开高峰参观。

旅游是现在人们稀松平常的放松方式,博物馆也成了许多游客的必去景点。但博物馆从本质上,不能单单的景点化,因为它们所承载的并不仅仅是一时的新鲜和猎奇,而是我们数千年的历史。以前文的菩萨坐像来说,它是不可替代的非常珍贵的文物,任何的损坏都可以说是不可逆的毁灭性破坏。同时,

以其文化内涵来说,仅仅把它当成一尊佛像,甚至去摸它,都可以认为是一种亵渎。这尊佛像以水月观音的坐姿存在几百年,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是不可复制的美,也是佛教艺术历史变迁的见证。我们去博物馆看的应该是这些震撼人心的内涵,而不是看个热闹。

当然,对于观看这些历史文物的文化内涵教育的缺失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观者并没有相应的知识,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去博物馆前对每件文物都做好相应的功课。另一方面,是博物馆在文化意义教育方面的缺失,展品虽然震撼

人心,但不会说话,而博物馆的功能之一,就是让这些承载了千年的文物“说话”,如果只是单纯的摆放,那也是去了博物馆的意义。

所以,我们去博物馆看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看我们的过去,我们先人的过去。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是无根之木、无枝之叶。这些文物,不是你家的复制名画,不是你家的衍生艺术品,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跨越了千年,留存至今,不是放在那里让人随意伸手去触摸的,而是告诉我们,先人曾走过怎样辉煌的路。(朱俊杰)